

# 全球化背景下迫切需要的一些汉语优化措施\*

上海师范大学 陆丙甫

## 一 全球化时代汉语面临的挑战

在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发展势不可挡的时代, 如何保持文化的多元性将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 因此, 语言多元化是文化多元化的重要基础。

目前的全球化进展跟英语的迅速扩张密不可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英语也以空前的速度扩张着它的地盘。英语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科技领域事实上的共同工作语言。尤其是因特网普及以来, 英语飞速渗透进亿万网民的日常生活。英语教育已经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产业, 全世界英语教师的数量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学科的教师, 英语课时也超过任何其他课时。仅以中国为例, 有 40% 的教育经费用在英语教育上(彭泽润 2005)。估计大学生用在英语学习上的时间比例, 也跟这个数字不会相差太大。英语的扩展伴随着英语文化的扩展, 麦当劳、肯德基代表的快餐文化以及好莱坞电影的遍及全球就是一个例子。可以说, 目前的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以英语文化为主导的过程, 表现为英语文化的扩展。

当然, 英语的扩展主要是以工作语言的形式进行的, 非英语国家人民使用英语也主要是作为工作需要的第二语言, 并不能取代学习者母语的地位。世界语言的多元化局面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很大的改变。但是, 那些不能在国际市场和国际科技交流中作为工作语言流通的语言, 其发展就受到很大的限制, 甚至会逐渐退化。例如由于普通话成为中国法定的工作语言而逐渐普及, 各地方言就表现出或多或少的退化迹象。

英语的广泛使用, 某种程度上挤压了汉语的使用领域, 这对于汉语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况且,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民族文字使用领域(包括国际领域)的限制, 意味着民族文化影响力的局限。在维护人类文化和语言的多元化方面,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作为一个对世界事务和人类未来负责任的大国, 汉语作为母语人口最多的语言, 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出更多的贡献。

面对英语扩展的积极应对策略, 除了加强改革开放的力度以增强综合国力, 从而根本上增加汉语在国际市场上的使用价值外, 也应该包括汉语自身的优化, 使之成为更方便有效的工具。吕叔湘(1990)先生曾说过: “听说汉字和汉文将要在二十一世纪走出华人圈子, 到广大世界去闯荡江湖, 发挥威力, 这真是叫人高兴可庆可贺的事情。不过我总希望在这二十世纪剩下的十年之内有人把它们二位的毛病给治治好, 再领它们出门。这样, 我们留在家里的人也放心些。”

最近几年来,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汉语走出国门的速度的确大大加快了, 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外语教学的重要课程。但是汉语在自身的优化方面, 并没有明显的进步。在各国外语课程中, 汉语通常是被列为难度最高的外语之一, 即达到同样水平, 学习汉语需要的时间远远超过学习其他的语种。这里面除了语言亲属关系的近远之外(如学习跟自己母语接近的语种, 因为词汇和语法结构的相似程度高, 当然就比较容易), 汉语本身的一些特点也造成了学习的困

---

\* 感谢谢天蔚和金立鑫两位先生对本文初稿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

难。

在汉语走向世界，成为国际性语言这一过程中，汉语本身需要作一些改进，使之成为更加完善、方便的交际工具，提升自己的适应力和竞争力。本文下面提出改进汉语的三点具体建议：建立“全球华语”的观念以扩大丰富汉语的基础，扩大字母的使用范围，以及逐渐实现分词连写。

## 二 建立“全球华语”观念以扩大共同汉语的发展基础

在中国之外，汉语社区遍于全球。各地海外汉语社区都会有一些适合当地社会文化的特有词汇，以及受当地语言的影响而产生的特有语法手段。这些词汇和语法手段如果能够及时吸收进汉语的共同语，汉语共同语的基础就可以得到极大的扩大。因此，我们需要确立并加强全球汉语的观念，即“华语”的观念。东南亚地区具有海外最大的华侨居住地区，这些地区大多把汉语称为“华语”，我们不妨沿用这个名称，用来强调全球性的汉语。应该把海外汉语社区看作汉语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部分，是汉语得以发展和丰富的一个重要源头和基础。

词汇方面不必细说。就说语法吧，新加坡华语中，许多“万”被“千”所替代，如说“五十万”为“五百千”等等。这显然大大便于大数目的汉-英对译，使大数目对译能够免去换算的过程而得到根本的简化。事实上，“千进制”在科技方面运用起来比“万进制”更方便，因为国际度量衡制都是“千进制”，如一千克为一公斤，一千公斤为一吨等等。这种语法现象就很值得加以推广而吸收进华语共同体。

历史告诉我们，改革往往发起于传统主流比较薄弱的边缘地区。拿香港来说，虽然不是严格的“海外汉语社区”，但至少不是汉语的主流地区。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主办的《语文建设通讯》，长期以来，一直是倡导文字改革最积极和得力的刊物。由此可见，海外华语社区很可能为汉语的改进提供积极的推动。

为了使海外汉语能够更方便地吸收反映当地社会文化的词汇、语法，汉语书面文字，即汉语文本，也需要进行一些改进，以便于对新词汇和语法手段的吸收。在海外中文媒体普遍采用直排的过去一段时间，汉字中夹进字母表达（外国人名或科技计算公式等），往往需要把阅读材料转90度横过来看。短的人名等等不一定要横过来看，但总还是别扭而影响阅读速度，复杂一些的公式、长一点的数学计算等等，则不能不横过来看。这样，阅读时把阅读材料横来倒去，显然大大增加了阅读难度。在海外汉字媒体逐渐采用横排后，这种情况就大大改善了。由此可见汉字文本改进的重要性。下面就来专门谈谈汉字文本的改进问题。

## 三 增加拼音字母的用途

书面汉语不是拼音文字（尽管也有表音成分），这是汉语最大的特点之一。但是汉语跟拼音文字的这一差别，并不像一般想象的那么大。所有发达的文字都具有表音成分和区别同音词的手段，不过具体方法和运用程度不同而已。

作为汉语基本表达形式的汉字系统，其中也有表音成分，如“绡、削、销、消、逍、宵、硝、霄、蛸、魑”中的“肖”。在区别同音词方面，英语是利用不同的拼法，如 no 和 know, new 和 knew, I 和 eye, right 和 write 等等。这些不同写法虽然来源于历史音变，但在今天实际上起了分化同音词的作用。如果上述那些常用的一对对同音词写法相同，显然不利于阅读。法语也有大量不发音的字母，起着类似的分化同音词作用。汉字的复杂写法可以说

是分化同音字手段的极端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汉语中“销、削、销、消、逍、宵、硝、霄、蛸、魑”这样根据表意部首的分化方法，虽然复杂，但具有很强的语义基础，因此也有方便学习和阅读的一面。

这样看来，汉字跟其他文字的差别，只是表音手段和区分同音词手段之运用程度和复杂性的不同，不象我们以前所认为的是根本的本质不同。

汉语这些方面的复杂性，有缺点也有优点。

汉字虽然难写，但是因为信息丰富，在阅读上有某种优势。如赵元任（1980）说过，“至于文字的传递，中国文字啊，有两幅度的变化；外国文字虽然每个字的结构，还是一个一个字母，一条线排下去，一连串的是一度的，那么在这个上头啊，除掉刚才说的学习上的困难之外，在已经学会了过后，就有些方便的地方。比方我可以说我对于英文跟读中文差不多一样熟吧，可是我在书里头找一个东西，那找中文就找得快多了，因为中文的这个字跟那个字实在不同，你翻翻，翻到了，那个字就好像对着你瞪着眼儿，就看见了。英文字都是那二十六个字母颠倒去的，即使拼起来还是缺乏个性一点儿，难找一点儿。在这一方面德文比英文更糟糕。英文`loop 左高右低，`pool 左低右高，`plop 中高外低，`lapel 中低外高，这样全字多少有一点儿个性，并且字短，就首尾字母不同看得出一点儿。德文的各词就一长串拼在一块儿，就比英文更难认了，俄文多数字母一般高，更缺乏个性了”。

至于汉字的缺点，如上面赵元任提到的，主要是难学、难写等等。但是人们一生中阅读文字的时间远远超过学习文字和书写的时间，因此，人们从阅读方便中获得的好处远远超过了难学、难写的损失。特别是可以用计算机输入代替手写的今天，难写的问题更不重要了。

今天看来，汉字最大的缺点，其实是适应能力比较差，吸收方言、口语和外来语方面很不方便。其结果造成了汉语语音系统和词汇系统的相对贫乏。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大词典》（陆谷孙主编）有20万词条，但是《现代汉语词典》上只有6万5千多个词条。这当然跟收词的方法有关，但这无法否认英语词汇比汉语词汇丰富的基本事实。造成这种差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汉字作为表音工具的不便。

汉字表示一个个完整的音节。这就局限了它吸收新音节的可能。例如，人人能发的 ki 音，就无法用汉字表达。小孩子模仿汽车喇叭声和枪声的 dū dū dū 和 piang piang piang，汉字也写不出。西北有名的 biangbiang 面，用汉字只好写作“棒棒面”，不但歪曲了实际发音，还使人望文生义误解成象棒子一样的面<sup>1</sup>。又如，上海话中一个很有表达力的 dia 这个词，用汉字写成“嗲”，很容易读成“爹”，失去了原来的韵味。汉语的方言资源是极其丰富的，方言中有大量富有表达力的音节、词语，由于汉字表音功能的限制而无法或很难吸收进共同语中。

现在许多语言学者提出要保护方言，但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方言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全面维护方言是不现实的。我认为把方言中生动的、特有的成分尽快吸收进汉语共同语，是保护方言最重要的并且最现实的措施。这些成分一旦以拼音形式吸收进书面汉语，就再也不会消失了。并且这也反过来大幅度增加了汉语共同语的词汇，增强了汉语的表达力。

---

<sup>1</sup> 民间有个俗字，中央电视国际频道四台曾介绍过。其写法可用一个帮助记忆这个字的民谣去描写，“一点上了天，黄河两道弯，八字大张口，二字往里走，左一扭、右一扭，中间夹个言婆婆，你也长、我也长，里面坐个马大王，心字底，月字旁，留个钩搭挂麻糖，推个车子游咸阳。”这个字有五十多笔，从字形上看不出什么道理。这样的汉字实在不值得向国际友人介绍。介绍的结果，无非使观众产生了增强了“汉字神秘，缺乏理性而难学”的成见而已。

广州话中许多很有表达力的特有词汇，用一些标准汉字中中没有的特殊汉字表达，就很难被吸收进汉语共同语。

如今，外来的字母词在汉语中的地位已经确立，成为汉语中增长最快的一个组成部分。既然如此，为什么就不能用字母来拼写方言词汇呢？这方面不应该存在内外有别而歧视本国方言的情况。在丰富汉语的词汇方面，我们首先可从方言中寻找资源，不可舍近求远。如果用拼音吸收方言口语中的生动成分，汉语的音节结构和词汇量一定会有一个相当大的提升。

从另一方面来看，拼音的扩大使用也能大大减少汉字使用的混乱。外来字母词目前主要用于科技产品，如 X 光，B 超，或者专有简称，如 WTO 等等，一般的专名主要采用汉字转写表音。在中外文化交流很有限的时代，外来专名不多，用汉字表音问题还不很大。但是当代文化交流的速度无限增长，外来新词语大量而快速地涌进汉语，用汉字转写转不胜转，加上各人选择汉字不同，同一个外来专有名词往往会采用不同的汉字，造成了不少混乱。

并且，用汉字音译外来语，这就使汉字除了它们原来的用法外，还要增加作为表音符号的功能，结果导致某些汉字承担功能太多而职能不明。如“美军称叙帮助伊军与联军抗衡”，这里的“叙”表示“叙利亚”，可是汉语水平不高或不熟悉时事的人，很容易把“称叙”误解成一个类似于“称许”那样的动词。外来语如果有 on 这个音，一般用“翁”来表示，于是希腊神话中的 Pygmalion 就成了“皮格马利翁”，很容易使人误会成一个老头。大量汉字作为纯标音符号去音译外来语，给汉字文本的阅读带来很大的困惑。

总之，用汉字去音译外来专名，会增加汉字使用的混乱，还不如直接用拼音转写比较好，如 Pygmalion 用汉语拼音就可以写成 Pigmalion，或者直接用英语原文。

字母的扩大使用，也可以丰富汉语文本的形式。阿拉伯数字的引进，因为形体特征鲜明而极大地提高了我们阅读数字信息的效率。字母的扩大使用，也必将有效提高我们的阅读效率，至少使外来语的身份一目了然。日文中用片假名拼写西方外来语，就有便于阅读理解的明显效果。

当然，汉语中字母词数量的增加，也会缩小汉语跟世界通行拼音文字的距离，便于汉语走向国际，更好地为世界人民服务。

## 四 汉字文本的改进和丰富

汉字文本中增加拼音的夹用，是改进和丰富汉字文本的主要内容之一。现行汉字文本的一个缺点是虽然语义信息丰富但是语法信息极其缺乏。少数例外包括发音相同的语法后缀“的、地、得”在“认真的态度，认真地学习，认真得使人佩服”中分成三个写法，以区分定-名、状-动和动-补结构，这种分化有利于书面语言的精确化，并且能提高阅读效率，应该扩大范围。

标点符号也是专门表达语言结构信息的工具，它们可以明确标示句子的界限以及语气等等。标点符号的引进是现代汉语文本的一个重大改进。首先，它极大地提高了汉语文本的精确性。想一下学者们在诠释文言经典时因没有标点而导致的大量讨论，想一下标点《二十四史》作为一项巨大工程耗费了数百学者十多年的精力这一事实，就可以知道标点符号的伟大意义了。其次，标点符号的引进也极大地提高了语文教学的效率。我们今天不需要象古人那样为学会看文章而“十年寒窗”，标点符号的功劳是不可忽视的。如果汉语文本至今仍然不用标点，小学生学会看文章恐怕至少要多用一、两年时间。更重要的是，标点符号使我们日常阅读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这一点，只要去试试阅读一篇去掉所有标点符号的文章就能体会到了。

吕叔湘先生(1979:65)说过,“汉语里语法范畴主要依靠大小语言单位互相结合的次序和层次来表达。”可见,区分大、小单位互相结合的层次是表达汉语语法结构信息的主要手段。

高家莺(1994)也说过,“方块汉字比拼音文字信息密度大,视觉分辨率高,字形占空间小,有利于提高阅读速度;虽然方块汉字感知单位与语言单位的一致程度比拼音文字差,影响了阅读速度,但就总体来说,方块汉字的阅读速度还是比拼音文字快”。这里指出了汉字感知单位与语言单位的一致程度比拼音文字差,是影响汉语阅读速度的主要因素。

所谓感知单位和语言单位的一致,在世界通行的拼音文字中,除了通过标点符号来表达外,主要是通过分词排版来实现的。现行标点符号的主要功能是断句,只能传达句子界限、句子类型等粗线条的语法信息,标示句子间的大停顿、大节奏,基本不管句子内的小停顿、小节奏,无法表示词语界限等更细致的语法信息。而分词文本中空格的功能则是进一步“断词”,所以可看作标点符号功能的深化和延伸,即空格可看作一个分词的标点。

汉字文本完全没有采用词式排版,在精确反映语言结构方面就有很大的缺陷。如果汉语文本实行分词排版的话,排除了过渡阶段的不习惯等等因素,从长远看,其阅读效率必然会有进一步的提升。

人们对于文字的使用具有极大的适应能力,往往是“生在繁中不知繁”。习惯了没有标点的古人,并不特别感到没有标点的麻烦。我们现在习惯了,就感到离不开。我们现在因为适应了不分词的文本,在通常情况下并不感到不便。但是在某种场合对,不分词对于阅读理解的干扰是很明显的。例如一个“性”字,作前缀时表示“性别”等意义,作后缀则表示“性质”。没有划分词界,“创造性功能、全国性科学会议、临时性娱乐服务税、一次性服务”都有歧义,很不方便。当然,这种极端的情况不多,并且根据上下文也不难解决。但是,因词界不明而造成的程度比较轻微的歧义,是比较普遍的,如“美国会通过某法案”中前三个字,可以理解成“美国国会”,也可以理解成“美国将会”。此外,在某些场合,例如包括宪法等政府文件、法律文件中,即使根据上下文能消除的歧义也不应存在,因为这给故意曲解和钻法律条文空子的空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此外,当代汉语由于外来新词语的大量增加和结构的日益复杂化,也使分词排版越来越成为必要。从前有个“专名号”,现在一般只用在古籍中,白话文中不再使用。在改革开放前的时代,由于外来专名相对稳定、增长不快,专名号的确不那么需要。但是现在随着国际交流的飞速发展,音译外来新专名也飞速猛增,专名没有标记就不方便了。采用分词排版,至少可以明确专名跟一般词语的界限,增加其辨析性。

当然,引进词式排版,当然也会有一些困难和麻烦。当初标点的引进,在开始阶段会使人感到不习惯,如以前写文章不用考虑标点,现在要选择用什么标点,不是多了一个麻烦吗?但经过一个阶段就能适应。汉语文本要实行词式排版,在开始阶段必然也会有类似困惑。因此,这种改革不可贸然推行,应该有一个相当长的准备和过渡的阶段。例如,可以先在某些领域进行试验,如对外汉语教学中等等。

这方面日本的做法很值得借鉴。标准日文也是没有词式排版的。由于日文文本有汉字、片假名、平假名三种形式,有一定的分工(片假名主要拼写西方外来语,汉字主要书写实词,平假名主要用于词尾形态),文字的语法信息比汉字文本丰富,因词界不明造成的阅读困难比汉语文本小得多。尽管如此,日本语文学界和教育界仍然高度重视分词排版的作用。日本幼儿园

和小学低年级的课本、读物全部采用分词排版；到了三四年级，才开始逐渐增加不分词排版的教材。日本的许多对外日语初级教科书中，也采用分词排版以减少初学阶段的困难。

我国有关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日益重视起来。2004年六月南昌大学举办的“汉字文本改进国际研讨会”上，分词文本的必要性、可能性和一些具体设想，成了会议的中心内容。

有些学者也已经在汉语文本的分词排版方面做了些积极的尝试，如彭泽润、李葆嘉（2002）主编的《语言理论》，整本书采用分词排版。可惜其中的空格是半个汉字的空档，即1/2格，似乎嫌大了一点，读者较难适应。中国第一本全部采用分词文本的杂志《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与教学》（吉林人民出版社主办、中国语文现代化协办）于2006年创刊，其中的词间空格比较小，看起来就舒服得多。其实，类似问题，如今的计算机排版技术应该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计算机的文字处理，不但克服了汉字难写的缺点，也可以为引进分词文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用手写难以把握控制的细微差别，在电脑文本中很容易做到。总之，当代高科技信息技术的发展，给汉语书面形式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条件。我们应该充分重视和利用这个技术资源。

据《语言应用研究与教学》的编辑李开拓先生告诉我，他和其他一些编辑，开始接触分词排版时，很不习惯；过了一个阶段后，阅读不分词的文本反而感到不习惯了。由此可见分词文本的生命力。

金立鑫（2006）介绍了一个很有启发的、比较声调和节奏对理解汉语口语不同重要性的实验。作者设计了同样一段文章的三种读法，分别为：1）声调混乱，节奏正确的读法；2）声调正确，节奏混乱的读法；3）没有声调区分（都用平调），节奏正确的读法。然后请被试听以上三段录音，根据主观难度分别判定这三段录音的理解难度。实验结果发现，没有声调区分而节奏正确的语段最好懂，声调混乱而节奏正确的语段最难懂，声调正确节奏混乱的语段居中间。实验证明，在理解口语的过程中，节奏比声调更重要。笔者相信，这个实验的结果很容易在阅读实验中得到重复。我个人的经验就是，阅读分词的汉语拼音文本比阅读虽有声调但不分词的汉语拼音文本容易得多。这些，都说明分词对于提高阅读效率的巨大潜力。

即使在不能全面实行分词排版的情况下，也可以适当引进空格作为一个标点。在某些要读一遍以上才能明白的长句子中，可以用空格来指示停顿。如下面这个句子，第二个写法增加了两个空格，对于阅读理解就有明显的帮助。

- (1) 对科学技术等领域智力活动创造的精神财富所享有的权利，应该加以法律保护。
- (2) 对科学技术等领域 智力活动创造的精神财富 所享有的权利，应该加以法律保护。

这些场合，需要一个停顿，但加逗号又显得太小题大做，不妨用不那么显眼的空格。

## 五 “一语双文”问题

鉴于汉字学习的困难以及汉字计算机处理的不便等等因素，在某些汉字使用不便的场合，可以使用汉语拼音文本；这就是所谓汉语的汉字文本和拼音化文本同时并用的“一语双文”战略。

这样的场合主要有两个。一是电子邮件通讯中，汉字不仅存在内码选择和转换的麻烦，而

且转化过程经常会导致乱码，甚至内码的完全毁坏而无法恢复。二是在对外汉语教学的某些领域中，如某些外国人学汉语的目的是为了日常生活的交际，并无全面掌握汉字阅读的需要。

汉字分词文本的试验，可以看作是传统汉字文本和拼音文本的一种中间状态：虽用汉字但却象拼音文本一样分词。

这种中间状态可作为走向“一语双文”的过渡形式，能为“一语双文”积累一些经验，提供必要的准备工作。

自五四运动开始提倡白话文，到白话文彻底战胜文言文而成为唯一法定标准语，经历了30年时间（不包括台湾地区）。在这个漫长的过渡阶段，中国实际上是新旧两种语言（文体）并存的双语状况。为了慎重、逐步地优化汉语，为什么不能容许汉语的汉字文本和拼音文本同时存在的“一语双文”呢？现代汉语的分词文本，甚至拼音文本，跟传统汉字文本的区别，实际上比白话跟文言之间的差别小得多，适应起来的困难，不见得象某些人想象的那么严重。

汉语的分词文本和拼音文本，也将为国际友人学习、运用汉语，为汉语走向世界减少阻力。在全球化的时代，这一点的重要性更不应忽视。

此外，两岸三地简、繁文字的并存，也是一种“一语双文”，不过这是一种消极的“一语双文”。我们应该在促进上述积极的“一语双文”的同时，设法缩小乃至取消简、繁并存的“一语双文”。缩小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把简体系统稍作调整，使之在软件的简、繁转化中能够接近100%的“一对一”就可以了。由于汉字简化中归并了某些繁体字，这就形成了“一简对多繁”的情况，因此繁体转简体没有问题，而简体转繁体就会出现某些混淆。所以，做到简、繁一一对应，只要在简体系统中增加若干繁体字，经常引起转换混淆的不过是十多个繁体字。如“髮、幹、後”等，把这些繁体字恢复到简体系统中，即在简体文本中“解放”这些繁体字，就能基本达到简、繁之间的一对一关系。香港语文学会刊物《语文建设通讯》就这一问题自1999年开始进行了多年的讨论。香港语文学会理事会已经就“解放”12个繁体字向中国教育部、国家语委下设的《规范汉字表》（送审稿）专家委员会。我们期望这一建议能得到有关语文立法部门的积极回应。

## 主要参考文献

- 高家莺 1994 试论方块汉字和拼音文字的阅读速度，《科学地评价汉语汉字》，尹斌庸、苏培成选编，汉语教学出版社
- 金立鑫 2006 汉语推广工作的国家策略和突破汉语教学难点的若干技术性建议，《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四期
- 陆丙甫 2003 增加汉字书写系统的语法信息，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
- 陆丙甫 2005 汉字文本便读格式初探，《修辞学习》第5期
- 吕叔湘 1979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 1990 剪不断，理还乱——汉字汉文里的糊涂账，《读书》第11期
- 赵元任 1980 《语言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
- 彭泽润 2005 “英汉双语教学”与“国家汉语战略”矛盾——语言学家、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马庆株教授访谈录，北华大学学报，第2期

